

甜蜜的负担

□王君彦

樱桃初来时，不过是一团瑟缩的黑白黄三色花猫。我将它揽入怀中，它便缩成个暖烘烘的球，只留一双大而圆的琥珀色眼睛怯怯地张望，瞳孔深处映着这个陌生的我。那扁平的鼻子和倒V型的嘴角，天然一副受了委屈的憨态，无声地瓦解了我所有的犹豫。这只加菲猫，自此便成了我家的另一位主人。

家中平时只我和先生两个人，清冷得很，樱桃像一块投入静水的石子，使家中沉滞的空气活泛起来。无论我是在书桌上看书码字，还是蜷在沙发上刷刷，抑或躺在床上小憩，毛茸茸的它总能寻着我身体凹陷处安放好自己，有时盘在我腿上，有时依偎在我的臂弯里。樱桃的身体温软如云，暖意隔着衣服慢慢渗过来，喉间发出低沉而满足的呼噜声，像有一台微型引擎在体内平稳运转。这声音于我来说有治愈和催眠的效果，常常伴我入眠。

然而，这看似享受的甜蜜，亦裹挟着令人猝不及防的“负担”。

某个寻常的清晨，大概五点钟，我突然感觉似乎有温热水流淌到脚踝边，头脑瞬间蒙了，立马翻身起来，只见床单中央赫然洇开一片不规则的黄渍。樱桃正安然蜷在床脚，仿佛那一片狼藉与它全然无关。我僵立在床前，一股刺鼻的气味直冲脑门，胸中一时五味杂陈：惊愕、恼怒、无奈……最终，我竟还是被樱桃憨态可掬、浑然天成的姿态击垮了防线，徒留一声长长的、无可奈何的叹息。之后，我迅速拆下被单，

掀开床垫，连同樱桃遗留的“罪证”，一同投入洗衣机了事。先生起床后调侃我，真没想到你也能起这么早，我只能报以苦笑。

最让我烦恼的是，樱桃对洗脸池有一种执念，它认定那洁白光滑的瓷盆是它解决内急的绝佳场所。有好几次，先生去如厕时都惊呼一声然后跑出来，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先生一脸愤怒地说：“看看那猫干的好事！”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坨形状可疑的“黄金”赫然盘踞在池底，我在惊骇之余胃里一阵翻腾。而“肇事者”樱桃，每每此时却端坐在旁边，尾巴优雅地绕着自己的脚踝，用它那招牌的、略带忧伤的扁脸，平静“欣赏”着我狼狈的模样，神情中竟似有几分不解与责备——仿佛在怪罪我扰乱了它精心选择的“净地”。

于是，我不得不重拾耐心，捏着鼻子，用刷子奋力清理那洁白瓷盆上的“遗迹”。水流哗哗，我口中抱怨着这恼人的“甜蜜负担”，心头却并无多少真正的愠怒。樱桃蹲在一旁，琥珀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，里面盛满了似乎能融化一切责难的懵懂和纯真。

这大概就是养宠的真相——心甘情愿地接纳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进入生活的核心，连同它带来的那些无法预测的麻烦，比如那一片狼藉的床单、洗脸池底令人皱眉的“意外”，还有无数粘满衣襟的绒毛……这些都成了我生活里最踏实、最难以割舍的暖意。



生活不是选择，是热爱

□赵小涵

凌晨，睡意朦胧中似乎有雨声。枕着淅沥雨声与断续虫鸣，我沉入一个美梦。

梦中，我在一家不知名的奢华酒店享用自助餐。我端着盘子精心挑选美食，一位同学指着火锅里煮的青菜说：“水煮菜加点蘸料很好吃。”我并不心动，转身走到甜品区，各式精致甜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就在我欲伸手拿取时，忽然响起一阵虫鸣声——我醒了，原来是美梦一场。

雨停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气息，我起身泡了一杯绿茶，继续读刘瑜的散文，她在《买了一堆意义》这篇文章中阐述了礼物背后的文化意义和人际关系，“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更觉得买一些‘品牌’送人，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。因为我送给人家的，不仅仅是东西，而且是‘意义’。”我们总希望事事皆有意义，总追求成就与满足，可人生中真正难忘、有意义、有成就感的事，其实并不多。秋虫仍在低吟，与童年听到的并无二致。季节循环往复，今日与昨日又能有几分不同？现在每当一天什么事也没做，我便开始陷入焦虑；两天无所事事，便开始烦躁；若三天毫无产出，就几乎抓狂——我竟然连续三天什么事都没做，把光阴辜负了！

我更希望自己能自律一些，时常读一本好书、听一张好唱片、看一部好电影或写一篇饱满的文章……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吧。最近我却感觉自己在一点点枯萎——没读书、没看电影、没写作。于是我忍无可忍，去看了一场话剧，希望能激发自己的前行动力。当我热泪盈眶地走出剧院，我终于重新精神抖擞，像蔫菠菜浸入冷水，咕咚咕咚畅饮后，再度挺起身板来。

我时常如此，一旦觉得时光匆匆一事无成，就感到人生正在荒芜，想去找一点生活的意义。其实静心细想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当下，都是最好的时光，你可以努力，也可以虚度；可以投身繁琐工作，也可以享受休闲惬意；可以认真记录，亦能选择忘却……寻找人生意义的路上得有耐心，如果无法前进，不妨停下来休息，说不定何时就能发现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生活的意义不在于选择，而是要保持热爱，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热爱的日子里闪闪发光。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9月3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小宁

做『扫兴』的家长也没有关系

□张丽

母亲今年七十二岁，身体硬朗，牙口也好，我们经常带她出去吃饭，她也从来不挑剔。

我常常觉得这是母亲的福气，更是我们做子女的福气。我还在好朋友霞的面前炫耀，说母亲从来不扫兴。朋友霞听完羡慕不已，说比较起来，自己母亲可太难伺候了，辣的不吃、咸的不吃、油重的不吃、凉的也不吃。听了霞的话，我有点惊讶，但也隐隐感觉哪里不太对，同龄的老人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呢？直到不久前我又带母亲去吃饭，才有点明白。

上周女儿生日，提出要吃烤鱼。“别忘了叫外婆来，她最爱吃鱼了！”女儿自小由外婆带大，感情深厚，“忘不了，放心吧！”周末的一个中午来到饭店，我让女儿先把烤鱼点好，我去接母亲，女儿问要什么味道，“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吧！”说完我便匆匆离去。等我和母亲到饭店时，烤鱼已经上桌，一条大大的清江鱼放在烤盘中间，边上有洋葱和一些配菜点缀，汤汁红亮，鱼身上还撒了一层绿色的青花椒，女儿点了她爱吃的椒麻味。开席后，女儿吃得津津有味，烤盘下面的炭火还在不断加热，盘内的红辣椒和青花椒被激发出更加辛辣的味道。我越吃感觉越辣，“妈，你吃着辣不辣？”这时，我才想起母亲不能吃太辣的菜。

母亲正用筷子夹着一块鱼肉在小碗的清水里涮，水上漂着一层红色的油花，“这样涮一下，吃着就不太辣了”。可我分明看到母亲嘴唇周围被辣得有些红肿，听到她发出“嘶嘶”吸气的声音，她抬头看我的一瞬间，我看到她的眼泪被辣了出来，眼睛水汪汪的。“妈，不吃这鱼了，我再给你点份别的菜。”“不吃多浪费，这么大一条鱼呢！”我内心一阵愧疚，我只想到了女儿爱吃，却没想过母亲合不合口。我又迅速回忆了一遍以前带母亲吃饭的场景，竟然很少问过她的口味。最终，母亲还是坚持着把鱼吃完了。

回家后，我十分自责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想吃什么就大声说出来，不用照顾我们，不想吃也可以不去。”母亲却慢慢道来：“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，就是从来没有跟你外婆单独在一起吃过一顿饭，就连以前去镇上赶大集，一碗热乎乎的丸子汤，才几毛钱，我都没有跟你外婆坐在那儿喝一碗。那时候太难了，为了多挣点钱，每天像打仗一样。所以现在你们给我啥我都接着，等以后你们想起我，心里是踏实的。”听到母亲这样说，我鼻子一酸，忍着泪水故作轻松地宽慰她。

原来，母亲的不扫兴都是为了成全我们的尽兴。母亲啊，你已经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，希望你以后任性一点，做“扫兴”的家长也没有关系。

